

# 右玉书写新时代绿化新传奇

■ 赵东辉 孙亮全 刘扬涛

晋北秋来早,季节把大地调成收获的色调。山西右玉,蒙古高原通向中原的咽喉孔道,西伯利亚寒流南下的天然风口,也曾是毛乌素沙漠风沙肆虐的前沿地带,如今却是层林葱茏中点缀着红黄,书写丰收的喜悦。

面对“十山九秃头”的荒芜,右玉人民七十多年接力奋进,在这片林木绿化率不足0.3%的不毛之地,种活1.3亿棵树,造出近170万亩林,将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变成了水草丰茂、和谐共生的塞上绿洲,也铸就了伟大的右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右玉精神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

进入新时代,右玉人永葆初心,精心守护着亲手养育的树木,厚植绿色底蕴,主动作为激发生态红利,走上乡村振兴之路,为“两山”理念写下右玉注脚。右玉精神这笔宝贵财富正被接力传承,大力弘扬,指引着这片土地谱写新的绿色传奇。

## 护绿

右玉人以顽强、智慧与坚守,赋予这片神奇土地绿色底气,拉开新时代“塞上绿洲”的生态长卷。——题记

“前半辈子种树,后半辈子护树。”67岁的护林员康坚兰站在松涛园里说,她的身后是连绵林海。

2022年是新城镇石头河村村民康坚兰的“分水岭”,那之前,她栽了大半辈子的树,沟里、坡上、荒山、秃岭,村边、镇边。那之后,她是全县800多名护林员之一,每天在沙梁上“种出的景区”内巡护。

“护林更难,种树费的是力气,看树费的是心血。”她说。

这不仅是康坚兰的故事,也是大部分右玉人的写照——他们的命运,早已与树紧紧相拥。

新中国成立初期,右玉曾被风沙逼至绝境,面临沙进人退、举县搬迁的生存危机。为了能在片土地上活下去,活得好,当地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开启了一场持续七十多年的“绿色接力”。

奋战到“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右玉在山西率先实现全域宜林荒山基本绿化,林木绿化率跃升至57%,真正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生态传奇。

“所有的荒山都绿化了,再也找不出一块大片宜林地。”右玉县林业局长沈强说,即便这样,右玉人也没停下种树的脚步。“我们见缝插针,提升通道、景区造林绿化,每年在宅旁、村旁、路旁、水旁种下80万株苗木。”

除了持续补绿,运用科学手段保绿和护绿,成为右玉的新使命。

“小老杨”是右玉的先锋树和功勋树,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右玉唯一能成活的树种。“局部绿起来”“风沙锁起来”“窟窿补起来”,大部分依靠它们的功劳。

右玉的绿化,不光靠“人定胜天”的奋斗精神,更靠尊重自然、科学造林。

“阳坡柠条阴坡松、沟底河岸沙棘林、通道镇栽杨柳、林中进草草间林”,从最初仅有的几种耐旱树,到今天30多个树种科学搭配,针阔混交、乔灌结合,右玉人用半个多世纪构建起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态屏障。

六七十年过去,一些“小老杨”渐渐老去。

右玉人忍着不舍,在成排的老杨树间栽下新绿,逐步对40多万亩退化林进行修复改造,并将“隔株更新”“半带更新”等经验写入未来林业工作规划。

在右玉,栽活一棵树,是一场与风沙、干旱、严寒的漫长较量。人们常说,一棵树要“栽三年、扶三年、勤浇勤护又三年”。

守护这片来之不易的绿色,右玉人用上了所有能用的方法。

在林业局的防火监控中心,31个点位的旋转和红外摄像头实时覆盖全县8成林地,一旦发现烟雾或热量异常,系统自动报警。



游客在右玉松涛园生态景区拍照。■ 裴元新摄

远程监控、语音提示、“防火二维码”,乡设立管护站、村村配备护林员,右玉建立起“山山有人看、处处有人管”的立体管护网络,还出台保护林业生态的专门文件,科学防治林木病虫害。

清明烧纸祭奠先人,是延续千年的习俗。为了树,右玉人正在改变这个习俗。

“四月风大草干,林中见不得丁点火星。”杀虎口风景名胜区马营河村党支部书记朱义说,右玉人用“新风”减少隐患,如今右玉人清明祭祖只献花、不烧纸。

## 用绿

从遍野新绿到遍地生机,右玉探索出绿色赋能的内涵式发展之路,成为践行“两山”理念的生动样本。——题记

“绿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解决富的问题。”问及是否打算搬下山住,73岁的王占峰一口回绝。他舍不得离开石炮沟。望着远处青翠的山梁,他挥着那双粗大变形、皲裂满茧的手,谈起自己的新规划,眼里闪着光。

43年前,他刚承包下这千亩荒沟时,七沟八岔,西梁遍沙、东坡陡峭,连牛羊都进不来。他一路拦沟打坝、背苗上山,一守就是一辈子。到2018年,这片地已从千亩荒沟变成了3000亩山林,“终于把树种满了”。

山一绿,水就来了,土也肥了。王占峰陆续改造出一百多亩喷灌地,种上杏树,沟里还淤积成两个小水库。曾经的荒僻之地,卧羊山深处的石炮沟,如今成了当地人采种休闲的好去处,光这一项,每年就为他带来五六万元收入。绿色,曾是右玉人抵御风沙的生存屏障,如今,已成为了他们奔向幸福的生态资本。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右玉广大干部群众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绿化中发展,在发展中绿化,持续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每年九、十月,开车穿行于右玉的广袤林海,不时会遇见开着小货车、三轮车的村民,车斗里满载着一串串红艳艳的浆果。这是沙棘。这个为右玉治沙绿化立下汗马功劳的功勋作物,如今正在为右玉群众的腰包鼓起来贡献新的力量。

从防风固沙的“治沙功臣”到助农增收的致富能手,右玉沙棘角色的变迁,见证了一段从无到有、久久为功的奋斗史。

“41年,我就干了这一件事。”刚退休的右玉县沙棘研究所原所长曹满这样常说。自1984年沙棘研究所和首家饮料厂在此成立,右玉的沙棘产业从育种种植起步,逐步转向深度开发。如今,全县30万亩沙棘林已形成年产值约3亿元的产业规模。

“果、叶、籽、渣,全部‘吃干榨净’。”山西献果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艳如

介绍,目前已开发出六大类40多种产品,从饮品到功能性食品,产业链不断升级。

每到秋季,漫山沙棘果红,村民一剪一筐,换来真金白银。“仅采果一项,右玉群众每年能收入约6000万元。”曹满说,一两千户人家,干俩月每家能挣三五万元。

清明烧纸祭奠先人,是延续千年的传统习俗。为了树,右玉人正在改变这个习俗。

“春季一坡,秋收一瓮,除去籽种,够吃一顿”,改革开放前右玉吃了20多年救济粮。如今,旱地玉米亩产超千斤,耕地从2011年的67万亩扩至2024年的78万亩,粮食产量从3万吨稳步增长到6万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右玉在2018年成为山西省首批摘帽的国定贫困县之一。

奋斗,从未止步。

“右玉在发展道路上始终坚守绿色本色。”县长石生华表示,“绿色产业正日益壮大。”

在这片日渐丰茂的土地上,特色农业蓬勃发展,沙棘、生态羊、杂粮等亿元级产业链持续壮大。地理标志产品从1项增至8项,农产品线上销售额从十年前的零突破跃升至去年的4.5亿元。

好生态不仅带来好收益,更塑造出“有风无沙”的绿色名片。去年右玉优良天数达324天,清洁能源产业同步崛起,装机容量达260万千瓦,19家新能源企业在此集聚,“风光储数”一体化格局正加速成形。

曾经的治沙阵地——黄沙洼、小南山、苍头河,如今已变身为森林公园与热门打卡地,为“旅游兴县”筑牢根基。作为山西首个全县域4A级景区,右玉凭借生态旅游、避暑康养、体育赛事等业态,2024年迎来超620万人次游客。

生态产业的繁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右玉县脱贫人口去年人均纯收入突破1.8万元。

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8倍。数字背后,是右玉人民翻越贫困山峦的壮举,是徐徐铺展的美好生活崭新图景。

## 扩绿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右玉精神接力弘扬,从这里走向全世界,持续滋养人心,绿色种子跨越山海,共绽美丽芳华。——题记

“说种树咱是实践者,讲精神咱是传承者。”站在曾经奋战多年的黄沙洼,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学员和游客,75岁的王明花用右玉方言讲述着种树的历程。即便已经讲了七八百遍,那段与风沙搏斗的岁月,依然惊心动魄。她心中涌动的,不只是自豪,更有深深的庆幸。

“树种活了,吃饱穿暖了,这辈子不白奋斗。”作为右卫镇头水泉村的老支书,王明花

从9岁起就跟着大人在黄沙洼种树,这就是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老了,还成了右玉干部学院的‘讲师’。”

对于右玉精神这项宝贵财富,右玉人始终倍加珍惜,坚持大力弘扬和学习。

“每年5月到9月,差不多要讲一百多场。”

从2018年至今,王明花在黄沙洼已讲述七八百场,向数万人传递“种树的故事、种树的精神”。

这是山西右玉干部学院的“土课堂”之一。作为弘扬右玉精神的主阵地,学院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培训干部15万人次。除“学习弘扬右玉精神大兴调查研究”等特色课程外,还打造了黄沙洼、苍头河等27个现场教学点,让学员“实地看、当面听、亲身悟”。

“实地走走,和当事人直接交流,改变了我对右玉的印象,对精神的理解也更深刻了。”山西省和顺县下石勒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晋禹在参加完培训后感慨,“一代接着一代干”这句话,在自己心中有了更重的分量。

除了精神的传递,右玉嬗变的故事和绿色实践的经验,也在走向更远的世界。

金秋时节,右玉的原野由碧绿转为浅黄,浅草没过马蹄。从空中俯瞰,黑、白、棕各色骏马姿态矫健,在天地间自由驰骋,生机勃发。

占地4700亩的玉龙马园中,400多匹纯血马价值不凡,这里已成为中国纯血马繁育的重要基地。每年5月到9月,每周六下午,玉龙国际赛马公开赛准时开赛。1600米的跑道上骏马飞驰,8000人的看台座无虚席。

从战马到家畜,再到赛马,这片土地上的“马角色”不断演变。每年百余场常态化赛事,让右玉在这个独特赛道上跑出了国际影响力。

在右卫古城,摄影爱好者李月峰的生态摄影展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他镜头下的右玉,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自然秘密。

老一辈右玉人惯见麻雀,却只在窗花和鞋底上见过鸳鸯,面对李月峰拍出的鸳鸯照片,他们最初的反应是“不相信”。

“右玉的变化,鸟儿知道。”160多种鸟类先后出现在李月峰的取景框里,每年都有新发现。而《右玉县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当地鸟类仅有30多种。

创造“右玉奇迹”的治理方案,也在世界舞台闪耀。2024年,右玉以“70多年治沙造林与生态修复的生动实践”,荣获国际奖项“新可持续城市与人居环境奖”。

七十多年的生态文明实践,右玉为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出可行的“右玉范例”,展现出坚定的中国力量。

面向未来,右玉人步伐铿锵,正如话剧《右玉》中那段动人的吟唱:

“一年一场大风刮,刮开了漫山遍野万朵花。”

塞上边关今犹在,古往今来是谁改变了咱!”

网贯通城乡,润泽了农田,滋养了绿洲。

“过去打扫卫生靠人力,效率低。现在专业设备和保洁员‘双管齐下’,村子大变样!”金川区双湾镇新粮地村党支部书记田有祥说。去年7月,金川区引入专业公司开展农村环卫市场化运营,配置专业车辆18台,实现27个行政村垃圾“日产日清”、无害化处理率100%。

金川区建成甘肃首个全域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项目,形成“城中村接管网、中心村建厂站、零散村挖化粪池”的治理路径,实现农村污水治理两个“100%全覆盖”。

全区还建成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与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处理项目,打通“废弃物—沼气—沼肥”循环链,畜禽粪污利用率达91.15%,秸秆综合利用率超94%;构建农药包装回收体系,回收率从50%跃升至80%,推广加厚地膜31万亩,回收率达86.14%。

谢晓玲 王莉

在库布其沙漠腹地驰骋上百公里,绿意绵延铺展。步入其中,扑面而来的不是印象中的黄沙漫漫,而是夹杂了微湿和清凉的草香。

库布其沙漠总面积1.41万平方公里,全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经过几代治沙人的付出,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十四五”以来,当地不断创新治理模式,综合运用以路治沙、光伏治沙、工程治沙等手段,库布其沙漠治理面积达6000多平方公里,治理率达到40%。

如今,库布其沙漠生态资源逐步恢复,沙区经济不断发展。在当地,沙漠治理不仅是生态工程,也是富民工程、发展工程。

## 穿沙公路带动产业发展

在库布其沙漠腹地,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巴音至蒲圪卜穿沙公路穿过滚滚黄沙。公路北侧,新立起来的光伏管桩地上部分2米高,如卫士般守护着公路。

项目负责人张皓棵说,这条16.8公里的穿沙公路,今年5月通车,正是以路治沙的生动体现。

一条条穿沙公路如丝带般延伸,一排排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公路助沙区群众走出去,更将生态产业引进来,鄂尔多斯市探索着治沙的全新路径。

鄂尔多斯市将公路交通布局与治沙工程重点项目建设有机结合,依托穿沙公路推动治沙土地治理向沙漠深处延伸,重点以沿黄高速两侧贯通补齐库布其沙漠北缘420公里锁边林带,有效阻止沙漠扩张。截至目前,累计建成穿沙公路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带动防沙治沙400多万亩,形成了以路划区、路定沙区、路进沙退、路通业兴的治理格局。

在达拉特旗,一道“光伏长城”正在库布其沙漠北缘拔地而起。达拉特旗能源局综合保障中心主任李凯介绍,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实现了从人工防沙到项目治沙,再到产业兴沙的递进。

鄂尔多斯市正以新能源发电为抓手,深入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在库布其沙漠北缘分段集中、线性布局建设“光伏长城”治沙带,同步推进板下生态治理,促进生态建设与新能源开发利用互补共赢。

“那时将形成一条约5公里宽、400多公里长的光伏治沙带,加上沙漠中四通八达的道路和星罗棋布的村庄,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景象!”李凯说。

## 科技手段提升治沙效率

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沙漠上空,无人机正在进行飞播作业。在库布其沙漠实施高载重无人机飞播作业的飞手刘少东轻触屏幕发出指令,携带树种、草籽的无人机按照预定路线在沙丘上空往返播撒。刘少东介绍,相比传统的人工撒种方式,无人机飞播不仅效率高,而且精度好、播撒均匀,成本也大大降低。

今年6月到9月,刘少东带领2个合作社成立的园林绿化公司已经完成飞播约13万亩,播撒的品种有柠条、花棒、羊柴、沙蓬等,在雨露的滋润下,萌发出勃勃生机。“以往依靠人工,效率低,撒完还要用钉耙耙一遍地,让沙子覆盖种子。有了无人机,效率大大提高。”刘少东感慨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变化。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通过推广水冲插条、可降解容器造林等治理技术,应用飞播无人机、植树机器人、灌木平茬机、沙障铺设机等装备,沙漠治理不断提速。

依托技术更新,统筹实施的锁边林带锁沙、光伏项目、联防联治阻沙、孔兑治理拦沙、草原提升防沙等一系列防沙治沙标志性工程项目,更是让沙漠治理效益凸显。

2023年以来,鄂尔多斯市累计新建锁边林、阻隔带、阻沙带340公里。

## 绿富同兴惠及百姓生活

在库布其沙漠七星湖景区,鄂尔多斯市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牧民孟克达来正在自家的民宿里忙碌着。2006年,36户牧民从沙漠腹地搬到这里集中居住,发展家庭旅游业。

“过去住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纯靠放牧。当时生态不好,羊吃不饱,收入也不高。”孟克达来回忆,现在每年纯收入稳定在1